



时间升起

李钢 ■ 著

重庆出版集团



重庆出版社

升时 起间

李钢

著

重庆出版集团
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时间升起 / 李钢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
2017.12

ISBN 978-7-229-12753-4

I. ①时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51464号

时间升起

SHIJIAN SHENGQI

李 钢 著

责任编辑: 吴向阳

责任校对: 杨 婧

版式设计: 左源洁

封面设计: 周 楠



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 庆 出 版 社

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: 400061 <http://www.cqph.com>

重庆俊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889mm×1194mm 1/32 印张: 11 字数: 260 千

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9-12753-4

定价: 58.0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: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目
录
CONTENTS

■ 卷一

高原随想 /2

木格错，野人海 /8

寻人 /11

高海拔地带 /17

仙境 /25

大红枣，黑布鞋 /29

生命的歌 /33

我父我母 /36

几块表，一些人 /42

过生日，吹蜡烛 /46

人立竹下 /51

南方不下雪 /55

爆米花 /58

猪来狗往驴推磨 /62

看影集 /66

两舷风浪一船书 /69

满室书香 /72

我弟弟烫发记 /76

会叫的树 /80

■ 卷二

放长线,钓大鱼 /84

打蚊子 /90

牙不好 /94

横竖是条汉子 /98

猎鼠记 /101

搞房子 /104

取笔名 /107

照镜子 /111

翠玉蝓蝓 /115

街戏 /118

宰牛 /127

看人吃鼠 /130

门 /134

贝雷帽 /138

无臂画丐 /141

你在谁的伞下 /143

告别青蛙 /145

窗前飘絮 /148

卖书 /152

开会 /155

劝美 /157

喝酒 /160

昨天的那场雨 /165

战友 /167

进园老厨 /170

朋友刘希卡 /172

鄂北游记 /175

黄河摄事 /187

■ 卷三

月出 /202

纪念艾青 /206

流沙河逸事 /209
冥币 /212
童心 /214
大家 /216
同席勒散步 /219
躲进贝多芬的耳朵 /222
影响了我的几本书 /226
《红岩》故事 /228
七个断章 /231
盛世观灯 /234
到五宝 /236
双桥散记 /239
土桥荷花 /243
南川散记 /247
王者牡丹 /252
睡不着 /256
茶无道 /258
挑剔 /261
捍卫衣服 /263

接招 /265

说臀 /268

大梦谁先觉 /270

闲敲棋子落灯花 /272

一切变短 /275

青梅竹马 /277

套 /279

一天 /281

明月几时有 /283

曾与美人桥上别 /285

发烧二梦 /287

昨日好词 /289

傻瓜主义 /291

缺陷美 /294

怀念尾巴 /296

杀时间 /298

虚构者 /301

坏鸟 /303

你睡什么枕头 /306

后厕所时代 /308

人人都怕紧箍咒 /310

小孩 /312

我的太阳是别人的月亮 /314

我与重庆 /316

认祖归宗 /322

■ 附

关于作者 /338

世宗憲皇帝

卷一

高原随想

我在寒冷的季节来到高原。

这次到高原，只有大概的方向，没有准确的目的地，走到哪儿算哪儿。这就有了些漂泊的意味。

这个季节的高原晚上很冷，昼夜温差很大，由于干燥，空气中的氧气似乎也更少了一点儿。

但是这里空旷，适合摆放思想。

雪

我从海拔四千八百米的高处回望，看见了雪山。

雪堆积在雪山上，闪闪发光。冷调子的太阳照着它，像银子；暖调子的太阳照着它，像金子。金山银山总是让看见它的人们惊喜不已，千辛万苦跑近了一看，是雪，人就走开了。太阳从雪山背后落下去，其实是从另一个地方升起来，把另一座雪山照亮，那里的人们又开始欢呼。雪那么洁白，却把雪山变得那么神秘，使人显得那么蠢。

雪有雪的一生。蒸发的水汽凝在冷冻的云里，那是雪在做胎。云挺着大肚子在天上跑来跑去，寻找合适的地方分娩。寒冷季节的高原

上空，到处都游荡着这样的孕妇。飘在空中的雪花是雪的童年和少年，它们随风飞舞，浪漫无邪，一部分落在山顶，一部分落在随便什么地方。

然后，雪在地面上开始了它的中年期。那是一个厚重的沉思的哲学时期，它的特点是冷峻。一切都死了，只有雪活着，一切死去的又都在雪的重压下企图复活。每年都有这样的时期，已经循环了无数岁月，以至于被人称作是大自然的规律，规律这个词让人觉得，一切在这时死去是应该的，中年的雪活着也是应该的。

雪和雨其实是一回事，它们是云在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生的孩子，就像北边的人和南边的人。

雪水是雪的暮年，如同所有事物的暮年一样，稀里哗啦地流走了。只有雪山顶上的雪终年不化，让人觉得它们的中年期特别漫长，神话一般漫长。雪水流走时的样子十分壮观，高原留不住它们，像人的脸颊留不住眼中滚落的泪。

所有的江河都是高原之泪。

风

高原的风是耀眼的。风从各处吹向我的时候显得很亮，仿佛把阳光也刮过来了。我不得不闭上眼，刹那间，风就把无数根太阳的毛刺热辣辣、痒酥酥地钉满在我身上。

风是高原之王。由于含氧量少，它比其他地带的风更野，更硬。风在此，在它宽广的领地闯来闯去，卷走它喜欢的东西，刮倒它厌恶的东西。风能把巨大的石山弄出很深的裂纹，一座座裂纹密布的石山就

是它的杰作。我知道风是用哪些手法对付那些石头的,因为同时,风也在对付我的脸。它锉糙我的皮肤,抽掉我嘴唇上的水分,让嘴唇绷开口子,渗出血;它在我的额前迅速刻出了一条条皱纹。接着,它又将大量的紫外线涂抹在我的面孔,使我变得跟那些石头一模一样。风只用很短的时间,就在我脸上复演了它在高原千万年间所干的事情。

风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,我感觉它是有鳞的。有好几次它掀掉了我的帽子,我不知它是用爪子掀掉的还是用触须扫掉的,风不喜欢帽子。风喜欢朝旷地和山谷狂奔,很远的地方一眨眼就跑到了。在洼地,曾有一股风猛烈地掀我,我努力稳住脚跟,风就把我踩在地上的身影刮走了,我的影子掠过了好几座山梁,替我看见了我要到达的地方。

风的声音多半是粗哑的低吼和凄厉的呼啸,但是有一个早晨,我在结冰的海子旁听到了风唱。起先是一股风的独唱,接着,许多股风加入了合唱,庄严浑厚,在海子上空回荡。我脚下的冰层颤动着炸裂,发出打击乐般清脆的响声。这时,太阳从我肩头升了起来,照亮了海子、风和树林,我在瞬间的辉煌中激动不已。还有一些时候,风也把另外的声音带来。比如它曾把远处寺院的鼓乐声传到我耳边,又能把山坡上的经幡刮得呼啦啦地响。更有一个下午,我行走在无人地带,忽然一阵风带来一个女人清亮的、断断续续的歌声。我不知那歌声起自何处,起码在几座大山背后,或许更远,在高原尽头,时间深处。不管在哪里,只有风能越过。

女人啊,她出现了,消失了,风却带着她的声音飘向永恒。

石头

荒野之上，巨石横陈，像无数颗头颅矗立，让我触目惊心。

那是一座山崩塌后的遗迹。石头是山的今生。山的崩塌对于高原只是顷刻，高原的顷刻，就是人的世世代代。

我相信石头也会走动，它没有脚，有时风是它的脚，有时水是它的脚。多少年后，每一块石头都不在原来的地方。就像每一朵云不在原来的地方，每一个人不在原来的地方。

走动的石头也会停下来，一定有什么事让它们停下。我看见坡上停着一块锋利的石头，举起它的刃尖，它一定是想割破什么。比如当云层滚滚压过，它就会割出一道道雷电。

因此我又相信，石头也会思索，它们凝视的样子看上去似乎想得很深，也很久远。夜晚，它们和满天的星辰在一起，那是宇宙间漂浮着的另一些石头，离它们很近，简直是从它们中间升上去的。它们也会交谈，用一种智者的语言，只是人听不见，听见了也听不懂。

有一天我忽然觉得石头也有生命，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。我如果在石头旁站久了，可能就会站成一块石头，而现在的我原本就是石头的我。那时我正在一座村庄的山腰，看见一个少年坐在石头上，样子跟石头成为一体，又像在孵那块石头。也许他天天要在那里坐一会儿，起初是思，后来是悟，某一天石头孵熟了，他站起来走开，就是一条汉子。他会放牧，喝酒，像石头一样伫立凝视，或者随风而去，在高原上跋涉穿行，用很多年把自己搁在很远的地方，让女人惦念。

石头的来世是砂粒，砂粒的来世是土，高原上的土。纵然小到肉眼看不见，石头也认为自己是石头。

高原的来世是什么？

你怎么知道石头里孵出的不是一座山？

我不能解释这些，就只能被石头震慑。

树

我看见一群一群的树起劲地朝高原上爬，它们企图爬上最高的山巅，但不可能，那儿是雪的疆界。它们在各自爬不动的地方站下，把脚插进土和石缝，变成了根，形成了一个又一个部落。

白桦和赤桦爬到半山腰，在那里成林，过起了世居的日子。杉树还要高些，停在很陡的高坡上；杨树走到高原平坦处，跟人在一起。不知为何有一些山坡各种树都不愿意去，被草占领，草在冷天全枯黄了，是那种唯美且寂寞的黄，寂寞得无法抗拒。

在冻土带，连草也不生，只有粗粝的山脊裸露在蓝空下，悲凉而原始。一切生命都有自己的高度。

树有自己的个性。群居的部落总是很热闹，它们时刻喧哗着，摇摆不停。白桦是我年轻时最迷恋的一种树，姿态高贵优雅；赤桦的模样像是白桦喝红了脸，醉洋洋的，它喜欢把树皮翻起来在太阳下晒，血色透明的树皮充满了蛊惑力。还有个别的树性格怪僻，爱离群索居，独自站在另一个坡上，或斜在峭壁间，像孤傲的高士和隐者。附近树林中的树对它们知根知底，知道哪一棵是自己爬上去的，哪一棵是被鸟屙上去的。

树在各处炫耀着生机，展示活着的风度。

但是在高原，真正震撼了我的是树林之死。那是一片被天火烧死的杉树，布满了山谷。烧焦的树倒下了，构成了巨大的黑色图案；而图

案之中，更多的树，枝叶焚尽，躯干斑驳，却依然直直地挺立，尖刺一般指向天空。那是死去的树的骨骼，保持着生前的姿态。

在一个黄昏，我看见了树的墓园，看见了树用自己的骨骼为自己立的墓碑。

云和卓玛

卓玛在高原上，就像云在天上。卓玛在高原上走着，就像云在天上飘。只有高原上才有卓玛，因为高原离天空更近。

卓玛是藏语仙女的意思，就像云是云的意思。

我管所有的藏族女子都叫卓玛。卓玛从村庄走出，卓玛从山上走下，卓玛在冰河旁背水，卓玛在泉边洗衣服。我找人问路，喊声卓玛，一个卓玛回过头，四个卓玛回过头，所有的卓玛都回过头。她们的眼睛一尘不染。其实她们各有各的名字，有的叫央宗，有的叫旺姆，但内心却都是卓玛。

卓玛在高原上生儿育女。生了女儿仍是卓玛，生下儿子就叫多杰，多杰是金刚的意思。

卓玛老了就到寺院去，虔诚地伏在高高的门槛上。我在寺院碰到老年的卓玛，她告诉我，她的头发白了。我抬起头，寺院的飞檐上飘着一朵云，云是转世的卓玛。

高原的天空是云的天空，聚集着世界上最漂亮的云。云像高原的灵魂，它们轻盈多姿，飘来飘去，遮住太阳又散开，在晨曦和暮色中变成缤纷的彩霞。

云落在山头是雪，落在山腰是雾，落在草甸上是深亮的海子。

云无处不在。

木格错，野人海

在木格错，一路上就想碰到狼和美丽透明的女人。跟那样纯的女人相遇，像穿过柔和的风，眼睛和心都会变得明澈无尘，回头去看时只能看见水光与山色。狼并不可怕，比起一生中遇到的别的事情，狼不算什么。

我们是跟着秋天进山的，带着帐篷和酒。从重庆出发，翻越二郎山到康定，只为远离城市，找到雪山、森林、瀑布和野人海。木格错就是野人海，木格错是藏语。

秋天一到山中就散在林子里了，只剩下我们。路伸上去，天高到纯蓝，云像是被山峦呵出，雪积在峰顶，遥遥地闪烁，仿佛凝在永恒。一切都那么好，没有衰老，没有死亡，只有无限。心就开始野了，感觉灵魂迫不及待地想逃出去，身躯之外还有身躯，自己已不是自己。

往上走，空气渐渐稀薄，快到山顶停下来喘息时，雪近在身旁，抓起一把细看，竟被它诱惑了，不知怎样才能将生命修炼成这般完美的晶体，一生浑浊的经历，到最后却这么白，这么冰凉。想了一会儿，想不透，就把雪握成团掷出去，像把一生都掷出去。

没有出现狼和透明的女人，只有风。风在远处发出狼嚎。打从身旁掠过，又如女人轻捷的步履声。世界原是这个样子的吗？风让我像